

文艺探研

审美,探幽精神密码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对诗歌的形象思维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一诗论在中国诗歌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我们读毛泽东诗词,也可从中回味到形象思维的运用。

“形象思维”,本是诗歌和文艺创作中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在信中,特意讲到“形象思维”在诗歌创作与散文创作中的异同,强调了比、兴手法在诗歌创作中的独特性。形象思维是以直观形象和表象为支柱的思维过程。作家塑造一个人物,诗人创作一首诗,画家绘制一幅画,都要先构思出人物或场景的画面。这种以人和景的形象为素材的构思过程就是形象思维。呈现在诗歌中的形象思维,其独特性在于“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综观毛泽东诗词中的景物描写,大量运用“比”的手法。《忆秦娥·娄山关》一词描写了红军长征途中征战娄山关的紧张激烈场景。大战后,毛泽东登上娄山关,吟出著名诗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日后,毛泽东曾对这首词手书一个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这让人在诵读中,领悟到伟人当时的心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回想起发生的惨烈战斗,让人泪目;而倒下的红军战士,却又仿佛化作苍松翠柏,日夜守护着巍峨群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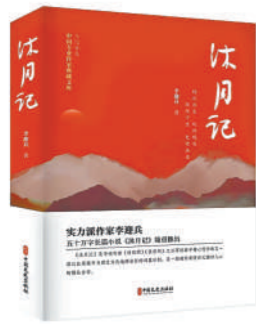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十六字令三首》其二中的“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这句词则用明喻和暗喻结合的手法,看似写群山之磅礴,实则是写红军将士在崇山峻岭间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倒海翻江”本为形容水势之浩大,早见于宋代陆游《夜宿阳山矶》诗:“五更颠风吹急雨,倒海翻江洗残暑。”“巨澜”本意为大浪。这里所说的“巨澜”和之后出现的“万马”奔腾,均喻群山起伏之兴。“战犹酣”意指久战未歇,且正处于激烈势头。毛泽东将峰峦起伏喻作倒海翻江的波涛,赋予静态的山峦以动感。随后,又将群山喻作奔腾的马群,一个“急”字,不仅将群山写活,更写出群山威武雄壮的气势。“巨澜”与“万马”两个连用的比喻,明喻是在写山,暗喻是在写人——长征途中,红军的钢铁洪流,在万水千山中,像翻滚的巨浪,像奔驰的骏马,不可阻挡,一往无前。

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毛泽东以“骄杨”明喻杨开慧,以“柳”明喻柳直荀,寄托了他对妻子杨开慧烈士和好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长夜难明赤县天”,诗人以“长夜”暗喻黑暗的旧中国,劳苦人民大众生活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

此外,毛泽东诗词中的借喻手法也独具魅力。《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毛泽东在看了女民兵飒爽英姿的照片后,即兴写的一首诗。诗的前两句:“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用人物和景物描写做铺垫,展示新中国女民兵的形象。之后,笔锋一转,用“红装”一词来借喻华丽的服饰,用“武装”一词来借喻新中国青年妇女能文能武的形象。诗作意在鼓励新中国的女青年学做花木兰,并点出“中华儿女多奇志”的主题。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晋察冀”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阵地。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县,是李迎兵小说《沐月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23年1月)书写展开的地理空间。作品名“沐月记”,取自成语“沐日浴月”,指女主人公李潇丽(小月莺)经历的烽火年代;也指大家族李府在抗日战争

情景交融 气象万千

浅谈形象思维在毛泽东诗词中的运用

■ 刘 钧 刘绍颖

品读毛泽东诗词,能感悟到诗人擅长以“兴”的笔法增强诗句形象性和感染力。所谓“兴”是指诗句借助形象引起联想,起到“托事于物”的效果。“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宋代学者朱熹曾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原本是指《诗经》表现手法中的“兴”,意味着创作中先说另一事物,再引起所要吟咏的事物。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这是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诗句。开篇,诗人就以白云山景入诗,描摹出白云山顶的云朵像人一样,似要站立起来。诗句借景言情,以此引彼,为典型的“融于景”的起兴笔法。“云欲立”三字,用的是拟人化的笔法,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衬托出红军将士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同仇敌忾。此处“起兴”的运用,营造出昂扬气氛和雄伟气势,方有了“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这般气吞山河的诗句。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出自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是典型的“托于物”的起兴笔法。“南飞雁”,是秋日常见的景物,看似寻常,但加上“望断”二字,便不寻常了。先言“南飞雁”,再引出“不到长城非好汉”,能让读者感受到诗人内心的豪迈和无限深情。这首词是1935年秋,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读者如果回顾红军长征途中经历的千难万险,就会体会毛泽东挥毫写下“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时的激越豪情了。站在六盘山之巅,仰望蓝天,直至南飞雁从天际

消逝……大雁寄托相思,“望断”之情,是领袖和红军官兵对革命根据地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和浓郁深情。这种“托于物”笔法,虽写的是大雁,却物中寓情,使得诗词意境愈发高远。

毛泽东“兴”寄深远,“兴”味无穷的语句不胜枚举,这也正是伟人诗词意韵横生、诗趣盎然之所在。比如,《卜算子·咏梅》中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托于物而言情,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梅花俊美而坚韧的品格,寄托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复杂国际形势下,英勇无畏,藐视各种困难的大无畏情怀;《菩萨蛮·黄鹤楼》中的“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融于景而抒怀,以登临黄鹤楼极目所见,给景物染上浓郁的情感色彩。当年《诗刊》创刊号刊发这首词时,毛泽东在自注中写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全词无一处写实,却意境含蓄高远,语言深沉有力,引发读者联想,回味无穷。

三

毛泽东诗词中形象思维的运用,使得诗作意象雄浑壮丽,意境高远辽阔。毛泽东诗词除了善用比、兴手法外,其中赋的用法也很具特色。赋的笔法,同样需要以形象思维来捕捉富有诗歌特征的典型语言。

《沁园春·长沙》一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几乎都是在“敷陈其事”地描写秋天景色。这种写法是通过形象思维来描摹灵动的典型场景,展现一幅壮美的湘江秋色图。综观此词,写景、叙事、抒情浑然一体,书秋而不哀婉,追忆而不惆怅,呈现出大气磅礴、奔腾豪迈的气势。

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同样是“敷陈其事”,以多角度“直言之也”。诗作使用“长沙水”“武昌鱼”“万里长江”3个与水有关的词,描绘畅游长江的情景,融景于情。上阕写横渡长江、搏击风浪的豪情;下阕写大河奔流、日新月异物象。

西晋学者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写道:“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这一论述,对赋、比、兴三者的功能给出简明扼要的阐释。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注重赋、比、兴三种手法的交叉使用。《水调歌头·游泳》就是综合运用赋、比、兴手法的经典之作。开篇以赋的笔法引出“万里长江横渡”,又将风浪中的中流击水比喻为庭院里悠闲散步,再借“风樯动,龟蛇静”之景,起兴引出“一桥飞架南北”的壮观景象。在这首诗词中,诗人以夸张、比喻、拟人的手法,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地描摹出新中国飞跃发展的万千气象。

文艺评论

长征

第5976期

湘水奔流咏英雄

■ 徐嘉馨

艺术赏析

品味意境,引领审美

广西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是一部关于湘江战役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感人的民谣,唱出“血色湘江”名字的缘由,也唱出了战斗的惨烈和红军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

该剧以湘江战役为历史背景,以“断肠明志”的红军师长陈树湘为创作原型,讲述红军后卫部队为掩护党中央渡江,在湘水之畔展开激烈战斗,付出巨大牺牲的故事。

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边的企图,数万红军战士用鲜血染红了湘江水,终于冲破敌人精心设置的封锁线。如何将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创作出新意,赋予其当代审美价值,是创演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关键所在。《血色湘江》巧妙选取叙事角度,塑造主要人物形象,采用传统音乐剧的结构,融合现代艺术手段,艺术地再现了史实。全剧以主人公陈湘带领后卫部队执行掩护党中央渡江的任务为主线,交织着陈湘与瑶族女儿凤鸣的爱情、与韦江等人的战友情以及朱大姐对“小湘江”的亲情等情感脉络。

序曲响起,大提琴沉郁低诉,立在舞台上的红军战士宛如丰碑,营造出厚重的历史感。充满视觉冲击力的舞台

景观,伴随激昂的旋律,将观众带回80余年前的湘江之畔。第一幕,硝烟弥漫,陈湘面对大片牺牲的战友,痛心疾首。如泣如诉的唱段,催人泪下。当陈湘回忆起当年参加革命的场景,便又重燃起希望。“红军就是那离原上草,岁月枯荣不惧大火焚烧,前赴后继,死做春泥肥料;等待着惊雷刺破黑暗,迎来拂晓”。政委临终之际,红军战士面对战友的牺牲,用“再相聚”来激励彼此、凝聚心力、燃起斗志。“生死是短暂的别离,虽已转身不忍离去……再别故土等相聚,理想世界再相聚,胜利之后再相聚”。作品中,讲述牺牲故事的场景与唱腔,并没有沉浸在伤感与悲戚之中,而是通过对理想信念的吟咏,传达出希望和力量,表现革命者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活下去,活下去……天下遍地是红旗”。舞台上,前排的战士们肩并肩,排成堡垒状,抬起牺牲的战友,望向前路的方向;在远处,一个个战士前赴后继,在血与火中扛起鲜红的军旗。这一意象化的表达,呈现出壮烈、崇高的审美效果,彰显出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

剧中,“红旗,红旗,红色的军旗……”合唱多次响起。“镰刀锤头工农子弟,红色的军旗指引着你”。军旗是该剧的重要意象,也是剧中战士们的信仰标识。主人公陈湘被捕后,坚决不投降,断肠取义,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军旗,以动人心魄的行动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铿锵誓言。

唯有洞悉心灵的创作,才能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该剧通过人物艰难中的抉择,凸显其精神高度,于复杂的斗

争中彰显英雄光辉。该剧对于反派人物的塑造也并非脸谱化的刻写,而是赋予其立体的性格,展现其内心的抵牾与漩涡。第一幕第一场中,敌军指挥官黄复生是主人公陈湘的昔日同窗。“狭路刀出鞘,钢刀对钢刀”。二人在第一幕狭路相逢,展开较量,在最后一幕悲壮了断,表达出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复杂和主人公陈湘信仰的坚定。

剧中,两位女性形象为血色、悲壮的演出,增添了温暖的亮色。敢爱敢恨的凤鸣为了替父报仇,大胆表达心意。她性格活泼、为人泼辣,如同桂林林中的百灵鸟。朱大姐是红军医院的军医,丈夫就在湘江边牺牲。朱大姐在该剧中更像一个“母亲”的化身。在第二幕中,朱大姐低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此时响起合唱“慈母针线,寸草之心,三春晖晖,眷念亲情”,与众多子弟兵离乡之情得以呼应。为让队伍轻装突围,在生下女儿“湘江”之后,朱大姐毅然选择自尽。尾声中,凤鸣对“湘江”一句句念着牺牲红军战士的名字,将全剧推向情感高潮。女孩高喊着“爸爸,妈妈,我是湘江!”这既是红军后代对父母的殷殷呼唤,也是对众多红军烈士的深情独白。

在叙事之外,音乐剧《血色湘江》融合歌剧的庄重大气、话剧的严肃内敛和舞剧的激情张扬等特点,通过咏叹调、宣叙调、重唱等音乐形式讲述革命故事。全剧以意象化的舞台造型,虚实结合,对战斗场景进行艺术呈现,在舞台上用光和影再现战火硝烟的湘江战场,带给观众多维艺术审美感受。(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金塘积雪(中国画)

王嘉莹作

艺术钩沉烽火岁月

——长篇小说《沐月记》读评

■ 刘 辉

出生、长大的小月莺,在懵懂、顿悟中走向成熟、觉醒,成长为革命战士李潇丽。作品中,她从李府大院中李家老二的女儿,转变为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进步学生;从参加革命的进步学生,转身西行成为革命根据地一名坚强的八路军女战士。

小说汲取山西离石的民俗、民风、方言,用以展示战乱年代所发生事件。作品叙述从容不迫、徐徐展开,对地域文化的讲述娓娓道来。丰富的民俗俗语表达和人物活动展现,彰显出作品的深沉与厚重。

作品对李府成员的经历、为人、性格等,有着鲜明的描述。作品中,身为李府的“掌门人”,李有德自有他的尊严与处世之道。在李有德身上,读者或能体会到大宅院当家人的艰辛。作者笔下,李家先祖李罡的刚强气韵,旧时代的陈朽烙印、礼仪痕迹等,在大家长李有德身上也多有隐现。李有德骨子里凸显出来的民族气节,亦是令人敬重仰视的精神品格。他把李府用来保家护院的武器无条件支援抗日武装,愿舍小家以保大家,表现出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地方乡绅。

然而,对于那个时代不同阶层所表现出的堕落民风,作者并没有完全回避,而是以婉转而不显犀利的方式娓娓道来,并在对比中凸显出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蓬勃生命力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小说中的主人公李潇丽西行到革命根据地,参加抗战。此时,“小月莺似乎闻到了老家李府的气息,这些山川,这些沟壑,这些河流,都有她童年的味道。她已经长大了。她总喜欢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男式粗布军装……胳膊上缝着徽

章,只是她觉得自己还在燕园里一般。”抗日战争期间,李府的李有德、李文祺、李潇丽三代人,与日本侵略者在不同战线、不同地理空间、以不同方式展开生死较量。作品虽是聚焦一个家族——李家儿女的抗战,对于支线、次要人物的书写,也折射出众多中华儿女面对家国危难,用血肉铸就钢铁长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作品还巧妙地书写了日本孤儿水崎秀子(何秀子)几个兄弟姐妹,在中国广袤天地里几十年的悲欢离合。水崎秀子一生浪迹于晋地,行走于戏曲之中,身世传奇而富有故事性。作品借助水崎秀子童年起的经历和见闻,写出中国乡土社会中氤氲的人情世故、普通民众的善良可亲以及战争带给民众的深重灾难。作者的书写是在掌握历史资料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铺展开对晋地乡土文化细密的书写。呈现在作品中的晋情晋景、晋人晋味、晋言晋语,赋予作品浓郁的地方与民俗韵味。故乡是永远放不下的乡愁。对于作者而言,作者书写的离石县革命战争年代往事,亦是梦幻中不曾隐去的赞歌。